

允执厥中，元亨利贞

——记陈允元先生

叶圣渊

色彩斑斓，不改真诚本色。

风云变幻，永留俭朴家风。

陈允元先生已经去世近两年了，然而每每想起，我还是会陷入悲痛之中。

陈先生生前疼我胜过子女，所以直至现在我每年春节前后还会到他府上拜访，很少间断。

记得前年正月初四近午时分，那时先生还在，我又走进了先生家。一看迹象，发觉先生当时似乎有事正欲外出，我顿时心生惶恐，觉得冒昧叨扰了。先生一边劝我落座，一边又坐回床上，气定神闲，侃侃而谈，仿佛没事一般。

依然是那么淡定和从容！每忆及此，我脑海里总会浮现出我与先生一次次对弈时，他食指和中指轻夹棋子轻轻落定时的优雅瞬间；还有，不管棋局如何，他那胜不骄败不馁，不声不响、不急不躁，既尊重对手却又从不轻言放弃的稳重神情……

那天，斜靠在床上的先生淡淡叙述：肾癌，在上海辗转两个医院后手术。现在问题是前列腺，尿路不畅、尿憋。其他没有什么毛病，连常见的“三高”都没有。我都八十多了，我想保守治疗，但孩子们不肯。孩子们说若能换肾根治，哪怕花两三百万也在所不惜。

当时，我表面看起来波澜不惊，现在想起来内心依然翻江倒海：凡人都谈“癌”色变，相当一部分人经此打击甚至怨天尤人大呼小叫，进而萎靡不振、一蹶不起，然而却有人对肾癌轻描淡写，还说“其他没有什么毛病”，这需要多么豁达的心态和通透的智慧啊。泰山崩于前而不变色，大概描述的就是这样一种状态吧。

世事难料，先生遭此劫难，我当时在一旁

默默忍着，心里万般不愿。但现在反过来一想，又觉得先生也算是有福之人，耄耋之年，儿女们肯花重金替他治病，且须臾不离身旁，孝心感天地不说，起码从另一侧面也反应出先生的子女们事业有成啊。我替先生高兴。

想早年，先生对子女的疼爱在当地可谓出名，他仅凭微薄的工资收入供养了四个子女读书至全部吃公家饭，还悉心照顾高堂双亲，更不要说，子女每次外出读书或回来时，他都要亲自接送，生怕路上有半点闪失了。应该说，年轻时，先生为人子孝顺，为人父慈爱；年老后，儿女们“反哺”，忠孝家风得以传承也是必然。

当时先生还说，毕竟自己还是病了，且动的是大手术，所以，为了消除与他曾经有经济来往的朋友们担心，他在年内就叫小儿子挨家挨户全部结算清他所经手的往来款项。多么明白事理的一个人呐！他还说，他盩江的一个同学贷给他50万，利率一分计，已贷了好多年，这一次听说陈先生要把本金连同利息还给他，他急了，说利息收了，本金暂时还是放在你处，暂不计息，等你什么时候要用钱了再开始计息不迟。

50万不是一笔小数目，竟有这回事？！我从先生家出来一路纳闷，两个人之间超过一个甲子的交往，仅靠电话口头进行明算账，一个人的诚信到底需要达到什么样的程度，才能获得如此的信赖呢？

我知道，怕别人担心，设身处地地站在对方的立场考虑是先生看待问题的出发点，损人利己的事坚决不干是先生的做人底线。几十年来，我从来没听说有谁因为害怕他思维太过缜密而防着他，相反的，却经常听人念叨，因为他考虑问题周到，办事牢靠又乐于助人之美，每每遇到困难什么的都会想到他。譬如，杨汝鹤老师生前就曾经跟我念起过陈

先生的好。杨老师说，1980年代初，药罐子老伴想办理病休，而当时年龄才四十出头不好办理，为这事夫妻俩直犯愁。后来俩人一合计就共同想到允元老师，于是就连夜跑去魅里把陈老师从床上挖了起来。杨老师连连称赞，说允元真好，没有推辞一句就满口应承下来，一直到把事情办妥为止。至于说邻里同事遇到孩子读书升学等烦琐事找陈老师帮忙的，那就更不在话下了。

人们常说，你困难时想到的这个人就是你的朋友。其实，这些都还不算什么，假如有一人，别人在临终前还念叨着他，心心念念记着他的好，且把身后事交托于他，否则就不放心上路，那我就敢拍着胸脯说这个人绝对是忠心赤胆了。陈老师就是这样的人。我知道就有好几个人临终前曾经托咐过他。这相当于生命嘱托、“临终托孤”啊，若不是十分信赖的朋友，谁敢？

因此，谁都说他是好人。但我说他不是老好人，他有自己的原则。记得他曾经跟我说起过，他一生让两个人看不懂。一个是当时老平阳县的教育局局长。他把他从普通教师一路提拔到教导主任、校长，到最后他没有唯他的马首是瞻，让他看不懂。还有一个是他当校长时下面的年轻教师，两人年龄相仿，他当校长他不服，老找茬，后来他把他提拔为教导主任，还帮助他解决其妻子当工友的工作问题，让他看不懂。

我有胸怀可以容纳你的意见、批评，甚至缺点，但是在大大非面前我寸步不让，尤其在品德方面，哪怕你地位再高也不行。这就是我的老师。

我听说他早年在矾山工作时年轻有为，二十几岁就脱颖而出当上了中心校校长，开始了漫长的学校行政工作，但是我知道他并不恋权。五十岁那年，他毅然决然

地主动辞去中心校校长的职务。婉然谢绝领导的多次挽留，没有其他缘由，只是为了提携后进。他开了马站区教育界主动让贤的先河，彼时是1986年秋。

然而辞了校长后的陈老师依然坚持一线教学。眼看刚刚创办起的初三年级，《法律常识》学科没人教，他毛遂自荐，边学边教，全然不顾这并非自己的专长。蜡纸刻得极快，一节课后几张练习题、复习题发下来，学生感动不已。

其实，陈老师是教数学的。我1979年读马站中学时，我们初一两个班数学就是他教的，他还是学校的总务主任呢。可他一点也不像老师。若用现任马站镇一领导当时的话来说更是形象：你若要在街上认允元老师，那忒好认了。你只要找脚下穿的旧军鞋没有鞋带，手上拎的人造革皮包没有拉链，那这个人就一定是他了，没有第二个，比农民还农民呐。

他普通话还不标准呢。但是，你还别不信，他用本地话上课就是好懂，他当班主任我们就是都服他。印象最深的是家访。家里烟熏火燎的，生怕老师来访，他倒好，一进门，人家锅底的冷地瓜丝盛起来就着鱼生就狼吞虎咽起来，等不及家长到隔壁借来鸡蛋，就三下五除二吃完了。接着一屁股坐到灶脚椅上，吧嗒吧嗒抽起水烟筒聊起家常来。这分明是邻家的叔伯啊，如此亲切，穷孩子们的陌生感、自卑感瞬间冰释。“亲其师，乐其友，信其道”，因他的家访，好多寒门学子重拾起了学习信心，人生轨迹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……

惜食惜衣，不为惜财缘惜福。

爱生爱子，皆由爱己及爱人。

每每想起这些，我就站在窗口默祷，允执厥中之人，其后必定元亨利贞！

又是一年谷雨插秧时

薛思雪

“正好清明连谷雨，一杯香茗坐其间。”一年二十四节气中，我觉得论清雅，当数清明和谷雨了；读来生香，口里心里，仿佛浸润的都是新绿的芬芳和春雨的温润。谷雨前，春雨还如云雾般细腻柔和；春雷一响，雾霭散尽，阳光浅橙的光线，漫天洒落；谷雨一到，雨不再迷离，一颗颗清澈而干净利落的雨滴从天空降落；山清了，水亮了，树木渐渐蓬开葳蕤的芽叶，花儿，草儿，虫儿，争先恐后挤进春天，绿色主宰着大地的每个角落……谷雨之美，恰如春天留给我们最后的惊鸿一瞥。

如果说清明给人带来更多的是对先祖的追思感念，而谷雨给人带来的是更多对年岁丰稔期盼。谷雨，繁体应写作“穀雨”。古书上说：“清明后十五日，斗指辰，为穀雨，三月中，言雨生百穀，清静明洁也。”穀，从字源上看，它记录的是一个动作：敲击成熟后收获的“禾”，使它脱粒，使它去壳，然后它就正式成为人类最普遍的食物。人类在一万年前，于两河流域，驯化了麦子；在长江流域，人类驯化了水稻。随后又在各地驯化了黍、粟、稷、高粱、玉米……谷雨前后，绵延数十天的雨水，滋润的自然是所有的谷物，但在命名“谷雨”这个名字的先人那里，其实这谷物主要是指这一种特殊的“禾穀”：水稻。

又是一年谷雨插秧时，谷雨的雨，丰沛而滋润，它使初插的水稻秧苗得以灌溉，池塘里的浮萍得以生发，就连阡陌旁桑树也长出了翠绿的新叶。《月令七十二候集解》：“三月中，自雨水后，土膏脉动，今又雨其谷于水也。雨读作去声，如雨我公田之雨。盖谷以此时播种，自上而下也。”此时，绿油油的正开着深紫草籽花的江南水田，陆续被水牛拉着沉重的犁，翻到了黑黑的土下，灌满水，沤烂上一些时日，就成了最最肥沃的稻田。而与此同时，早稻的种子也已撒在白色塑料大棚细细的泥地里浸

泡，萌芽后，直到它长到一把来高，然后，插秧的时刻就来到了：“一把青秧趁手青，轻烟漠漠雨冥冥。东风染尽三千顷，白鹭飞来无处停。”这南宋诗人虞似良的《横溪堂春晓》一诗，今天读来依然亲切自然，仿佛就是描绘了眼前的景境。就这样，在这雨生百谷的暮春时节，似乎可以闻到初夏的习习的清风，亦可嗅到盛夏稻谷翻晒的稻香。这时，雨也会骤然成瀑，早莺出谷，夏燕筑巢，绿肥红瘦，经谷雨滋润后满树的桃子、李子挑拨着我们的味蕾；雨生百谷，可插秧；杨花雪飞，可散心；樱桃红熟，可下酒；再来一场踏青吧，再一次感受这时节的流转，诗意盎然的生生不息……

“谷雨时节种谷天，南坡北洼忙种棉。水稻插秧好火候，种瓜点豆种地蛋。”谷雨，在我的记忆里总是与插秧是连在一起的，莫名地想起小时候在老家插秧苗的景象。这个季节家乡的田野上有很多的青蛙，晨起读书的路上，它们会成群结队的列队在新翻的泥土上不停地唱着，那个画面至今难以忘怀。整个村庄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，蓝天白云，青田碧水，桑树成行，牛羊成群，农人们早早在水田里插秧栽苗，一片祥和，好怀念往日那段艰辛而轻松美好的日子……

“乡村四月闲人少，才了蚕桑又插田。”在那段插秧栽苗的谷雨农忙时节，记忆中，父亲总是在凌晨一两点就起床到田里忙活，大概是劳作的劳累吧，父亲有时会边骂着母亲，边收拾着农具，父亲粗犷的骂声，在寂寂的三更半夜总显得特别的刺耳，总让我们惊悸，直到他的骂声消逝于无边的旷野，消融在无尽漆黑的长夜，我才又安心睡去。天蒙蒙亮时，我就会被母亲唤醒，吃了早饭，就要跟随母亲去水田里帮父亲干活。这时父亲已经拔了很多的秧苗，一把把秧苗被父亲用稻绳扎着，整整齐齐地立在水田里，仿佛是列队等待上战场的士兵，只等父亲这位将军一声号令，便奋不顾身的奔赴战场。我的任务主要是拔秧苗，为

父亲在水田里浩浩荡荡的战斗不断输送弹药，其间，还得和母亲一起负责为父亲的插秧“打田格”，以便让父亲把秧苗插得更加齐整。六月的骄阳特别的毒辣，总把我细嫩的脸晒得通红，以致褪皮，但这些我并不怕，也不在意，我也自行发明了一种抵御烈日的方法，就是用湿毛巾披在头上，盖住这个脸，然后用一个大大的斗笠罩在头上，大有古代侠士的风范，这样阳光再毒，也就百毒不侵了，不仅不感到劳作的艰辛，而且有一种说不出的快乐和浪漫。可有一个烦恼始终困扰着我，那就是水蛭，水蛭是一种吸血环节动物，它们平时潜伏在水田的水草丛中，一旦有人下水，便不知不觉地游出附在人畜的身体上吸血。吸一点血什么的我倒不怕，最怕的是水蛭的身体在无声无息无痛无痒中钻进皮肤，待发觉时，身体已经半入，那时不能用手直接把它给拉出来，而必须用盐水滴渗，让她环节软体因盐分的刺激而慢慢收缩出来，这时，我总是有一种头皮发麻的感觉。尤其是，儿时有一次听母亲讲关于一个长发妇人和水蛭的故事后，更是如此了。故事讲得是，一个新婚的长发飘飘温婉的江南女子，天天要洗头，其发又长，洗发很费功夫，而且一天有时都要洗两三次，都没有时间干活，其丈夫最后忍无可忍，在她有一次洗发时，就把她的头发从洗脸盆里揪了出来，想教训她一顿，结果大概用力过猛，把她的头皮都揪下来，一看，头皮下爬满了水蛭，丈夫才恍然大悟，妻子之所以天天要洗头的原因。每次想起这个故事，我就无端的头皮发麻，今天在写这个故事时也是如此。为此，我每一次下田，都是穿上厚厚的长袜子，其实我知道并不能阻挡水蛭软体的侵入，只是这样心里会消除一点恐惧感。为了消减这种恐惧感，我在拔秧苗或打田格时，总会时不时的用手在裤腿处摸一摸，看看有没有水蛭侵入。即便如此，但对于谷雨时节这段散发着稻田浓郁而恬美的农忙生活气息，这段

自在而温情的乡村耕种生活的热爱，让我战胜了对水蛭的恐惧，陪伴在父母身边快乐地且读且耕。父亲去世后，我还陪伴母亲把家里的三亩多田耕种了十多年，直到母亲年老体衰实在无力胜任这艰辛而繁重的劳作才罢。“江国多寒农事晚。村北村南，谷雨才耕遍。”想念江南乡村谷雨拔秧插田的日子啊，满满的都是儿时的记忆。

关于谷雨还有一个和仓颉有关的动人传说，据《淮南子·本经训》记载“昔者仓颉作书，而天雨粟，鬼夜哭。”天地宇宙的秘密，人类一旦掌握了文字，神鬼再无机密可言，人类主宰天地的时代将到来。由于仓颉造字功德感天，玉皇大帝也便赐给人间一场谷子雨，以慰劳圣功，这就是现在的“谷雨”节气。秧苗是农民们播种的希望，而文人想要收获诗句，也得播种些什么吧？谷雨，作为仓颉造字的纪念日，虽然我觉得这是多么牵强附会，但我也宁愿选择美好的相信。在这样清明谷雨春夏之交，平整好自己清澈的心田，播种下汉字清新的幼苗，直到它们长成葱茏的秧田，长成浪漫的诗句，长成婉约的文章，长成生命的食粮。江南忆，最忆是谷雨。柳絮飞落樱桃红，雨渐蛙鸣农事忙。何日更插秧！

謝
雲
創
作